

西南稀見方志文獻

第一卷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
第一卷
西南稀見方志文獻

Z122.7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·第一輯

西南稀見方誌文獻

第一卷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南稀见方志文献/林超民等编. —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03.8

(中国西南文献丛书; 1)

ISBN 7—311—02099—9

I. 西... II. 林... III. 西南地区—地方志—汇编—古代 IV. K2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1427 号

策划: 高国祥 李民发

责任编辑: 文 实

美术设计: 徐祖蕃

中国西南文献丛书

第一辑·西南稀见方志文献 (1—50 册)

主编 林超民 张学君 王水乔

副主编 高 冲 尹 波 陈宝生 萧霁虹 王 强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 8617156 邮编: 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856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插页: 16

字数: 2438 千字

ISBN7—311—02099—9

定价: ¥16,250.00 元

32500

綜 述

張學君

中華民族以悠久歷史文化著稱於世，撰寫國史、編修方志是民族歷史文化之一。從周代算起，中國方志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。因此，近代學者梁啟超明確指出：『最古之史，實爲方志』（梁啟超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二百九十八頁，北京市中國書店，一九八五年版）。

方志起源於『國別史』。《周禮·春官》記載外史『掌四方之志』，即孟子所稱『晉乘、楚檮杌、魯春秋』，墨子所稱『周之春秋、宋之春秋、燕之春秋』，莊子所稱『百二十國寶書』。這些邦國相當於後世的府、州、郡、縣，後世方志學者稱這類專詳邦國之事的『四方之志』爲『國別史』，清代章學誠謂之『一國之全史』（章氏遺書·方志略例一·方志立三書議）。國即方國、邦國、郡國。

包括今四川、重慶、雲南、貴州、西藏等省區在內的西南地區，是我國富有多姿

多彩民族文化的內陸地區，方志編修的歷史也很早。現存西南地區最早的方志《華陽國志》，就是一部全面記述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，今四川、雲南、貴州三省以及甘肅、陝西和湖北部分地區千余年歷史狀況的『四方之志』。從內容上說，是歷史、地理和人物的結合，從體裁上說，是編年史、人物傳和地理志的結合。它大體上屬於學者所稱『國別史』，由於它濃鬱的地方特色和史實的可靠性，成為後世編修省、府、州、縣志的楷模之一。

與『國別史』殊途同歸的另類方志是『圖經』。輿地之圖在我國出現很早，周王朝設立專門官職，管理輿圖。輿圖的廣泛運用，促進了《圖經》的興盛。《圖經》是輿圖的說明文字。古文獻專家王明中先生認為：『中國古來地志，多由地圖演變而來，其先以圖為主，說明為附；其後說明日增而圖不加多，或圖亡而僅存說明，遂多變為有說無圖與以圖為附庸之地志。』（見王明中《山海經與職貢圖》）

《山海經》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圖經，後來地圖散失了，只剩下有文無圖的《山海經》。西南地區也在它的記載範圍。其內容包括《山經》、《海經》、《大荒經》三部分。

其中《山經》成書最早，內容也最豐富，以山為主綫，以方向、道里爲經緯，附載動物、植物、礦物、民族、祭祀、巫醫等。這部書對研究包括西南地區在內的我國古代歷史、地理、民俗、文化、神話都有很高的價值。

隋煬帝大業年間曾令儒臣前後撰修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（《隋書·經籍志·地理記》卷三十三著錄爲一百二十九卷），卷頭有圖，分繪甚詳，這是官修圖經之始，也是唐以後區域志的濫觴。清代學者認爲，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志》、北宋樂史的《太平寰宇記》繼承了《山海經》詳於方域、山川、風俗、物產的義例，後者還增設人物，又偶及藝文。這兩部區域志不僅成爲宋以後府、州、縣志的範本，也是明清兩代一統志的開端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上冊卷六十八，《史部·地理類一》）。

西南地區曾有《巴郡圖經》、《陵州圖經》、《雲南圖經》問世，後又陸續湮沒失傳。元成宗貞元二年，曾征得《雲南圖經》，爲大德年間修訂《大元大一統志》所採用。這部一統志卷目詳備，內容宏富，『所記各事，較後來之明、清一統志詳至數倍，故分卷至千三百之多，蓋爲隋區宇圖志以後，方志圖經之總匯。』（金毓黻《中國史學史》一

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一頁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五七年版）可惜經歷元末戰火之後，明初僅存少量殘本，采入《永樂大典》。今《永樂大典》也僅存殘本，要從中尋求已佚《雲南圖經》的踪迹，那就更加困難了。

與『頗涉古迹』的《三海經》不同，《禹貢》雖然晚出漢儒之手，作為一部地理志的價值却不在《山海經》之下。此書用自然地理分區法，按照山脉、河流的走向，係統記載了我國古代地理情況。它將全國分為九州，對黃河流域的山脉、河流、湖澤、土壤、物產、貢賦、交通作重點記述，也旁及位於長江上游的西南地區。這部典籍的問世，開了歷代正史、方志《地理志》的先河。承其旨趣者，有晉代摯虞所撰《畿服經》，『其州郡及縣分野、封略、事業、國邑、山陵、水泉、鄉亭、城、道里、土田、民物風俗，先賢舊好，靡不具悉，凡一百七十卷，今亡。』（《隋書·經籍志·地理記》卷二十九）南齊陸澄《地理書》、任昉《地記》，南陳顧野王《輿地志》，也類似。

州郡之有志書，以記述一方之事，起源於《吳越春秋》、《華陽國志》。隋唐五代以前，問津者雖罕，亦有樊綽所撰事涉西南地區的《蠻書》十卷（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，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樊綽所撰《雲南志》十卷。宋代宋敏求率先修《長安志》二十卷、附圖三卷，繼修《河南志》二十卷（前者尚有傳本，後者已佚）。朱長文於神宗元豐七年完成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，全書分二十八門，內含封域、城邑、山水、戶口、物產、風俗、學校、牧守、人物、碑碣、雜錄。明清方志體制至此成形，以後編修省、府、州、縣志者大率以此為圭臬。

明、清兩代，編修省、府、州、縣志成為風氣，幾乎無處無志，續修方志也成為地方文化傳統。文人學者更以山水、寺觀、名勝、風物、民俗寄托志趣，於是各類專業志書如雨後春筍，相繼而起。在現存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量方志文獻中，除少量明代方志外，主要是清代、民國時期的方志。宋元以前留存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，十分罕見。西南地區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。

即將付梓的這部《西南稀見方志文獻》，選取四川、重慶、雲南、貴州、西藏五省區歷代稀見方志文獻九十一種，側重收錄稿本、精善刻本、著名學者、方家批校和稀少刊本。其中，除《華陽國志》（清乾隆李調元《函海》本）遠溯晉代外，選取明代九

種、清代七十一種、民國十種。從方志的記述方域劃分，省區以上的區域志八種，府志十五種，州志十四種，廳、縣、衛志四十七種，山川志七種。入選方志大多為珍稀版本，具有較高的文獻資料價值。試舉其中《四川通志》、《西藏志》、《富順縣志》、《峨眉山志》四種方志，作一簡要介紹。

一、《四川通志》自明代成祖詔令官修各行省以及府、州、縣、衛、所志書以後，四川即出現官修各類志書。清康熙、雍正時期，因編修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嚴諭各省限期修志，於是省、府、州、縣紛紛設局修志。現存明中葉到清代前期四川省志即有七部之多，計有：熊相纂修正德《四川總志》三十七卷，劉大謨、王正元纂修嘉靖《四川總志》十六卷，虞懷忠、郭棐纂修萬曆《四川總志》三十四卷，吳雲崑、杜應芳纂修萬曆《四川總志》二十七卷，蔡毓榮、錢受祺纂修康熙《四川總志》三十六卷首一卷，查郎阿、張晉生纂修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四十七卷首一卷，常明、楊芳燦纂修嘉慶《四川通志》二百零四卷首二十二卷。

上述四川省志，雖然各有不可取代的文獻資料價值，但在相比之下，學者公認，

常明、楊芳燦纂修的《四川通志》體例最爲完備，內容的宏富也無與倫比，是明清時期七部省志中，史料價值最高的一部。此書除卷首『聖訓』、『宸章』、『歷代誥敕』外，正文部分有：天文、輿地、食貨、學校、武備、職官、選舉、人物、經籍、紀事、西域、雜類等十二門，每門下又劃分爲若干目，如食貨志下就有田賦、戶口、賦役、權政、鹽法、茶法、錢法、木政、倉儲、蠲賑、物產等十一目。這樣完備的綱目，自然具有網羅繁富的容量了。

二、《西藏志》迄今流傳的西藏志書，通志類約有十余種。佚名乾隆《西藏志》，傳說是果親王允禮所纂，有乾隆年間的抄本，也有乾隆五十七年關中承宣使者和寧的刻本。此書分爲四卷。卷一正文爲全書主體，下列事迹、疆圉、山川、寺廟、天時、物產、歲節、紀年、風俗、衣冠、飲食、婚嫁、夫婦、生育、喪葬、醫藥、占卜、禮儀、宴會、市肆、房舍、刑法、封爵、頭目。卷二程站、卷三收錄清康熙時涇陽知縣焦應旗所撰《藏程紀略》、卷四附錄西藏志地名、寺名索引。原本《西藏志》爲無名氏撰，傳說是果親王撰，今署名焦應旗撰，《西藏志》的作者究竟是誰，需要在此作一辨

證。

乾隆五十七年，駐藏大臣和寧在刊行《西藏志·序》中稱：『傳爲果親王撰，得抄本於成都而付剞劂。』因此，後來黃沛翹的《西藏圖考》、許光世、蔡晉成的《西藏新志》、日人山縣初男的《西藏通覽》等書均沿用和寧說法。但馬揭、盛繩的《衛藏圖識》凡例、卷首魯華祝《序》均稱《西域記事》、《西藏志》爲『無名氏』之作。《衛藏圖識》爲乾隆五十七年的作品，撰者和魯華祝爲久居藏地之員，均無法判定作者是誰。此外，馬俊良於乾隆五十七年所輯《龍威秘書》，將《西藏志》全文采入，更名《西藏記》，也不著作者。

再從果親王的入藏及死亡時間看，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竇重重。果親王於雍正十二年奉命赴泰寧，送達賴喇嘛還藏，十三年回京，乾隆三年去世。《西藏志》却記述到乾隆六年班禪喇嘛坐床事，撰者連自己身後三年的事也記述了，這可能嗎？

這次選取《西藏志》，署名焦應旗撰，緣於原書所附焦應旗所撰《藏程紀略》。焦應旗在康熙五十年前後任涇陽知縣。康熙五十四年，他奉命從軍，爲平定準噶爾叛亂

的清軍轉運糧儲。此後四年，他輾轉藏北高原，抵達拉薩，又取道川藏驛路回署，歷盡艱險，九死一生。他五十七歲（康熙六十年）時，『援筆以紀其略』（《藏程紀略》）。查《西藏志》記有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自藏入都、六年班禪坐床事，當時焦應旗已經七十七歲，雖然無力再履藏地，撰寫實錄，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《西藏志》。但這僅僅是一種推想，要斷定《西藏志》是他所撰，還應當有更多的確鑿材料（參閱《西藏志·衛藏通志》卷首，吳豐培《前言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出版）。

三、《富順縣志》現存西南方志文獻中，縣志數量最大，涉及面廣，蘊藏原始資料豐富，地方特色濃鬱。本叢書所選乾隆《富順縣志》，是現存五種《富順縣志》中最早的一種（此外，還有道光、同治和民國續修的兩種《富順縣志》）。這部縣志為清代著名學者段玉裁主持編修，是清代名志之一。

段玉裁編修《富順縣志》的時間，是他『再署』富順知縣的乾隆四十年以後的任內。據劉盼遂先生所撰《段玉裁先生年譜》記載：乾隆三十八年，署富順縣事。乾

隆四十年六月，入報銷局；冬，再署富順縣事；又重修《富順縣志》。鑒於『舊志苦無體例，且闕略不備，不足以論古證今』（乾隆《富順縣志·後序》），段玉裁決定重修縣志。與他傾心合作的，是一位重要學者李芝。李芝，字瑞五，富順縣人，乾隆十三年進士，曾任山東招遠令和湖北宜都知縣。乾隆四十年他卸職回籍，主講學易書院，所著《鹽井賦》、《火井賦》文筆優美、生動，史料價值也很高。修志中他們合作默契，段玉裁『粗舉崖概』，厘定總體框架和基本內容；李芝則『網羅闕佚，屬稿商訂』，負責收集整理資料和具體撰稿工作。這樣的合作，珠聯璧合、效率倍增，『五閱月而書成』（乾隆《富順縣志·後序》）。

段志傳世有兩種版本，一為乾隆四十二年富順原刻本，一為光緒八年富順重刊本。段志體例嚴密、網羅繁富，舉凡地理沿革、區域變化、治地興廢、文物勝迹、田賦戶口、鹽業里鎮、民情風俗、學校書院、寺觀壇廟、歷代著述、官師名宦、忠孝節義，無所不包。段志非常重視地方文獻資料的搜集保存，如明人章調鼎《詩經考訂序》、清初楊鴻基《蜀難紀事》等珍貴資料，都在志書中保存下來。段志對史實的考證十分謹

嚴，對謬說歧見多所匡正，如犍爲郡、江陽郡的建置時間，『富義鹽井』是否自流井的問題，都做了精辟的辨析。段志不僅內容宏富，而且語言精練、文筆生動優美，因此學者說此書『出入班馬之間而擅三長也』。

四、《峨眉山志》在諸多山水志中，《峨眉山志》算是富有特色的一種。峨眉山既是秀甲天下的名山，又是道教、佛教勝地，的確是自然奇觀與人文勝迹的有機結合。

最早記述峨眉山的志書，應當是明末胡世安所撰《譯峨嶺》，可惜沒有流傳下來。清康熙十一年，蔣超在《譯峨嶺》的基礎上，編纂了《峨眉山志》。康熙十二年，稿本尚未付梓，蔣超即病逝。康熙二十六年，按察使曹熙衡重加修訂，於二十八年前後刊印成書，以後屢有增補。蔣超《峨眉山志》原編爲十八卷，末附《志余》一卷，後合爲十八卷，有序、及星野、形勝、寺觀、高僧、神仙、方物、典籍、古迹、藝文、志余等。較爲全面地記述了峨眉山自然風光、宗教歷史和人文流變。作者撰稿於離亂年間，也存不少史實錯誤。由於胡世安和蔣超思想都傾向於道教，肯定峨眉山是道家『第七洞天』和道教聖地，因此引起後世僧侶的不滿。民國二十三年，在印光大師主持

下，重新修訂《峨眉山志》，着重記述了峨眉山作為佛教名山的傳說和事實，但又不適當地忽略了道教在峨眉山的歷史。因此讀者在閱讀這部志書時，應當明瞭編撰者的情況和與志書相關的背景。

綜上所述，這部《西南稀見方志文獻》的確具有很高的文獻資料價值。它的編纂出版，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方志文獻資料，而且使廣大讀者得以閱讀過去難得一見珍稀方志，明了還有龐大的西南方志文獻寶藏尚待開發。我們也感到，整理這類方志珍稀文獻，是艱巨繁雜的專業性工作，涉及的專業領域很廣。限於學識水平，我們雖然竭盡全力，可能仍有錯訛之處，殷切希望專家學者不吝賜教。

本卷目錄

本輯目錄·····

綜述·····

四川通志 一 [清]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·····

本輯目錄

綜述	卷一	一
四川通志 一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一 一
四川通志 二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二 一
四川通志 三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三 一
四川通志 四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四 一
四川通志 五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五 一
四川通志 六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六 一
四川通志 七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七 一
四川通志 八	〔清〕常明 楊芳燦等修纂	卷八 一
華陽國志	〔晉〕常璩撰 〔清〕李調元校定	卷九 一
雲陽縣志	〔明〕楊鸞等修 施繼宗 唐相翁 鏜等纂	卷九 二三五